

元

曲

選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雜劇

元

張昇

明吳興臧玄

楔子

冲末扮蘇文順同外扮孟倉士上蘇文順詩云坐  
守寒窗二十春。蠶鹽樂道不知貧。腹中曉盡古今  
事。命裏不如天下人。小生蘇文順便是。這一個是  
我同堂學業八拜交的弟兄。是孟倉士祖居陳州  
人氏。嫡親的三口兒。近新來。輝家亡逝已過。撇下

羅李郎

雜劇

這個女孩兒叫做定奴兄弟早年喪妻撇下這個小厮叫做湯哥我又有個結義的哥哥平日織造羅段爲生又在羅家入贅他姓李人順口兒都喚他做羅李郎俺弟兄兩人學成滿腹文章待去上朝取應爭奈無有盤纏將這一雙男女質當此小鈔物進取功名去也孟家兄弟俺和你須索求告羅李郎走一遭去來孟倉士云哥哥請小弟隨往

下正末扮羅李郎丑扮侯興上云老夫陳州人氏

姓李名玉字和之年幼時織造羅段爲生又在羅

家入贅人口順都喚我做羅李郎婆婆早年亡過  
這個小的是侯興他在我家三輩兒了他的公公  
伏侍我的公公他的父親伏侍我的父親生下這  
個小的伏侍老夫侯云老爹你也好與我一紙從  
良的文書了正末云你看這斯波我有兩個結義  
弟兄一個是蘇文順一個是孟倉士他兩個學成  
滿腹文章待要上朝取應來辭別老夫侯興門首  
看着您叔父來時報復我知道蘇孟引淨扮湯哥  
日扮定奴上云兄弟早來到他家門首也見侯興

科云侯興你報哥哥去道蘇文順孟倉士在干門  
首侯興報科云老爹門外二位叔父來了正末云  
道有請見科蘇文順云哥哥您兄弟一徑的來俺  
二人待要上朝取應爭奈盤纏缺少起身不得止  
有這一對孩兒我的女孩兒喚做定奴兄弟的孩  
兒喚做湯哥在哥哥跟前質當些少盤纏上朝取  
應去正末云既然兄弟上朝取應去侯興取兩個  
銀子來侯興云銀子在此正末云兄弟這兩錠銀  
子送二位做盤纏休嫌輕意蘇文順云你兄弟二

人在哥哥面前還立了一帋文書纔是正末云既  
爲友義豈論錢財唱

仙呂端正好唱意相投情相睦索甚立質當文書蘇  
文順云則望哥哥看覷這兩個孩兒正末唱您兒女

就是咱兒女我怎肯兩樣三般覷

蘇孟悲科云孩兒呵也是我出于無奈正末唱

么篇你則放心懷應舉求官去相別後便進長途更  
休辭跋涉耽辛苦拋家業赴皇都憑才藝仗詩書同  
射策觀鑿輿登御宴飲芳醕衣紫綬帶金魚我言語

並無虛則願你早上青霄路

下

蘇文順云：啣兄弟蒙賜盤纏兩個兒女又蒙看覷則今日拜辭了哥哥收拾琴劍書箱上朝取應走一遭去也。詩云：為功名無奈相催便登程。趨赴春闈。孟倉士詩云：可憐我一家骨肉淚盈盈兩處偷

垂同下

音釋

睦音暮

醋音胥

第一折

正末引侯興日兒僚兒上云：過日月好疾也呵！自

從兩個兄弟去了可早二十年光景撇下兩個孩  
兒定奴湯哥老夫與他婚配成家所生一子立春  
日生就喚名受春兩個兄弟不知幾時回來則被  
這湯哥孩兒逐日飲酒非爲不依公道兀的不害  
殺我也唱

仙呂點絳脣蝸角蠅頭利名管勾空生受浮世悠悠  
歲月頻回首

混江龍假若便功名成就算來則是抱官囚掙鬪的  
封妻蔭子拜相封侯可正是今日不知明日事前人



田土後人收到頭來只落得個誰消受如風中秉燭  
似水上浮漚

油葫蘆身似飄飄不纜舟幾時得已到岸口想當初  
莊子嘆骷髏一朝身死無人救三寸氣在千般有今  
日春明日秋金烏玉兔東西走斷送一生休

帶云想老夫少年時做家呵唱

天下樂俺也曾蚤起遲眠使計謀營也波求肯罷手  
使行錢在城打着課頭村裏有大葉桑闊角牛每年  
家田蠶百倍收

〔好扮〕酒家上云湯舍湯舍在家裏麼〔正末云〕侯興  
做甚麼開炒〔侯興看科云〕老爹門首有人叫湯舍  
討酒錢〔正末云〕咱家誰做官來叫湯舍〔侯興云〕討  
酒錢哩〔正末云〕他少多少錢〔侯興出門問云〕他少  
你多少錢〔外云〕少一千餅酒錢〔侯興云〕老爹少他  
一千餅酒錢〔正末唱〕

後庭花逐朝家飲興酬全不將學業修教你向芸窓  
下把書埋首却元來糟房中酒浸頭直恁般好風流  
半年不勾早吃下一千餅香糯酒

〔云〕侯興該多少一餅算還了罷〔侯興問云〕多少錢  
一餅〔外云〕兩貫一餅〔侯興云〕你算該多少〔外云〕兩  
貫一餅二餅四貫四餅八貫八餅十六貫〔做咳嗽  
呵云〕是這等算還我〔侯興云〕還了你錢你去罷〔外  
下〕外扮樂人上云湯舍在家麼〔正末云〕侯興怎麼  
又這般鬧炒〔侯興看科云〕你要甚麼〔外云〕我討樂  
歌錢〔侯興云〕老爹討樂歌錢的〔正末云〕怎生喚做  
樂歌錢〔侯興云〕阿這老爹一竅也不通樂歌錢是  
和小娘每吃酒耍子樂人彈唱伏侍的〔正末唱〕

醉中天這厮結纜着章臺柳鋪買下謝家樓我但到

官陳詞見的勾

帶云若不受狀呵

唱我將皇城叩索

共那五奴虔婆出頭這債到底俺湯哥兒承受休休  
休免得定刑名笞杖徒流

一半兒你這般借錢取債結交游做大粧么不害羞  
知你那爺貧也富也活也死也那無共有你那一日  
不秦樓正是幾處笙歌幾處愁

云侯興你算還他罷侯興問云該多少外云該二

千貫侯興云怎生少借多外云實實的少這些我

不說謊侯興云我還了你錢你這厮下次再不要  
賒與他則要見錢外下丑扮厮打上云打下牙來  
了也正末云又是甚麼人鬧炒侯興看科云老爹  
湯舍打殺人也正末云在那裏侯興云在門首正  
末云我自去看見丑問云哥哥你怎地來丑云您  
湯哥打下了我門牙我沃了來正末云侯興他打  
下牙來你怎生說打死人侯興云打下牙來害了  
破傷風不要死那正末云哥哥家裏來唱

醉扶歸常教我兩葉眉兒皺一點赤心愁却不道交

母惟其疾病憂常落在別人殼(云)侯興拿一錠銀子

來侯與銀科(正末唱)

與你這一錠銀饒過罷手(云)哥

哥若忙呵便回去若閒呵等我尋那廝去(唱)

若來時

不道的輕放了那賊禽獸

(丑云)老的我回去也做出門科(云)打了一個門牙

得了一錠銀子早着他都打下了也好那下(正末)

(云)侯興你不問那裏尋將那廝來者待做醉科上

(云)衆弟兄少罪少罪一席好酒我湯哥今日有一

個新下城的旦色喚做甚麼宜時秀好個姐姐感

承我那衆弟兄作成我入馬衆弟兄安排酒買了  
二十瓶推倒十瓶灑了五瓶打了三瓶丟了二瓶  
不覺怎麼醉了好姐姐唱了一日不曾聽得一句  
知他唱的是甚麼則記的臨上馬鐘剛唱了一句  
〔做唱科〕零落了梧桐葉兒則唱了這一句我又吃  
了八十四鍾〔侯興見科云〕小哥你醉了也〔淨打侯  
科云〕我幾曾醉〔侯扶科云〕小哥你醉了老爹叫我  
來尋你咱家去來〔做入門見正末科〕〔正末云〕這廝  
兀的不醉了也〔唱〕

後庭花你因酒上沒做有爲花上恩變做仇你交財  
上不應口爭氣處打破頭這四件忒精熟諸般懶就  
這便是你男兒得志秋

淨云老爹拌閨了許來大家私您孩兒正好快活  
哩可不道飲酒只待飲深甌帶花須帶大開頭正

末唱

金盞兒你待縱酒飲深甌花帶大開頭因花爲酒添  
憔悴還道是有花方酌酒無月不登樓早晨間因酒  
病到晚來爲花愁可不道野花村務酒

帶云定奴兒



葉後

知滋味便合休

三云誰着你又吃醉了倘着須要痛決淨倘下科回

兒云父親看定奴面上饒了湯哥者淨叫疹科正

末云你看這廝波誰曾打着你來淨云你打幾下

倒好正末云怎生打幾下倒好淨云父親今日打

您孩兒幾下明日我那衆弟兄知道呵湯哥着他

老爹打了一頓衆人安排酒軟痛又是一醉正末

云你看他波你從今須斷了酒者淨云父親教我

斷酒我不敢不斷我則告寬我三日假正末云怎

生告三日假淨云頭一日殺五個羊請衆弟兄每  
來吃一醉喚做辭酒第二日再安排一席可便是  
斷酒第三日再安排一席喚做開酒正末云你看  
這厮波你快與我斷了酒者淨云你孩兒再吃酒  
賭一個痛兒正末云你賭甚麼兒淨云你孩兒再  
吃酒我就吃蜜蜂兒的屎正末唱

賺煞你少不的賣了庄田折了孳畜將我這逆耳良  
言不瞅愚濫荒淫出盡醜我一片幹家心話不相投  
沒來由枉把你收畱莫爲兒孫作馬牛你戀着紅裙

羅李郎

雜劇

九

翠袖折倒的你黃乾黑瘦

帶云古人言的不錯呵要

兒自養要穀自種唱

這是我養別人兒女下場頭

淨尋思科云且慢者我敢不是羅李郎的兒子我

待要問人問誰的是家中有個侯興年紀大似我

他必然知道我問他一聲怕做甚麼喚云侯興你

來我和你說話侯興云小哥也你有甚麼說話淨

云侯興你在家中許多年家中事務你知的詳細

恰纔老的去時怎生說兒要自養穀要自種我則

怕不是羅李郎的兒子麼侯興云我家老爹則養

的一個你是他的親兒淨云侯興你若不說實情  
我關上這門一頓打殺你侯興云小哥你不是他  
的親兒子倒是我老侯的親兒子不成淨云拿棍  
子來你快說侯興云小哥你不要燥暴我且門外  
看一看看科云前後無人入門云小哥我說則說  
你休忘了侯興淨云侯興哥哥你若和我說時我  
不忘了你侯興云可知不是羅李郎的兒子你父  
親在京師做大官哩你只管在這裏要討這許多  
不自在吃你不如去京師尋你父親可不好那你

則尋着時休忘了我侯興淨云你那裏是我哥就  
是我父母一般則今日辭了哥哥便索往京師尋  
我父親走一遭去也下

音釋

勾去聲

闊音

纜覽  
去聲

糯囊  
佐切

竅巧  
去聲

沃音  
屋

熟裳  
由切

畜丑  
去聲

燥音  
寵

楔子

侯興做報科云老爹禍事也禍事也正末上云做  
甚麼大驚小怪的侯興云老爹頭裏打小哥時打  
了他幾下劍也罷了臨了說上兩句兒要自養穀

要自種小哥正坐中間不知那個不得好死的友  
第子孩兒道小哥不是羅李郎的兒子你父親在  
京師做大官哩他念着一口氣往京師尋他父親  
去了也正末云是誰那般道來侯興云莫不我侯  
興說謊正末云侯興槽頭快馬韃上一匹多帶些  
錢物不問那裏與我尋將來唱

仙呂賞花時我不是引的狼來屋裏窩尋的蚰蜒鑽  
耳朵問甚麼山嶺峻路嗟峨山遙水濶我則你手裏  
要湯哥下

侯興云老爹教我趕湯哥去我如今拿着兩個假銀子騎着一匹快馬到的前途趕上他與他這兩錠假銀子有人拿住他也是死的我上的這馬不問那裏趕將去下淨上云事要前思免勞後悔一時間忿着一口氣走將出來往日我四城門也不曾出如今要往京師尋俺父親去知道是那裏去怎生得個人趕我回去可也是好侯興上云我騎着快馬怎麼百般不肯走我加上幾鞭子把馬打動些淨云遠遠來的不是侯興喚科云侯興哥哥

[侯興云]誰叫我哩[淨云]侯興哥哥我叫你哩[侯興云]原來是小哥做跪跌科[淨云]哥哥你不騎着馬哩[侯興云]我忘記了下馬[淨云]敢是老爹叫你來趕我回家裏去我回去我回去[侯興做闕科云]小哥你那裏去你家去便是死的[淨云]怎麼回家去便是死的我老爹怎麼說來[侯興云]老爹說你拐了金銀錢鈔官府中告下狀來正捉拿你哩[淨云]我要往京師去無有盤纏怎生是好[侯興云]小哥我隨身有帶的東西在這裏我與了小哥你則休



忘了我淨云哥哥有甚盤纏與我些怎敢忘了你

侯興云小哥我與你春衣一套銀子兩錠鞍馬一

副淨云怎生馬揣在懷裏侯興云小哥是懷馬兒

你慢慢的去到的京師尋着你父親休忘了侯興

你去你去淨云有了盤纏我須索往京師尋俺父

親走一遭去也下侯興云湯哥若到前路無了盤

纏使銀子呵着人拿住也是個死我到家裏說了

氣殺那老子也是個死可不定奴兒與我做了老

婆家緣過活都是我的憑着我一片好心天也與

我半碗飯吃下

音釋

備音

由

蝟音

延

蝟音

險同

嗟音

澗音

穎

第二折

外扮銀匠上云自家是個銀匠清早起來開開舖  
兒看有甚麼人來淨上云一路上將盤纏都使盡  
了則有這兩個銀子拿去銀匠舖裏換些錢鈔使  
用見料云哥哥作揖外云你待怎地淨云我有一  
錠銀子換些盤纏使用你要也不要外云將來我  
看淨云這不是銀子你看外看料云哥哥你再有

麼淨云我這裏還有一個外云將來我看好也原  
來是假銀子明有禁例我和你見官府去來淨云  
侯興也元來哄我則被你歹弟子孩兒兀的不害  
殺我也同下正末引旦兒俵兒上云自從湯哥兒  
去了心中多少憂慮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這些時悶懨懨心不歡愁戚戚情不樂  
直爭爭髮似揪熱烘烘面如燒心痒難揉都爲他無  
消耗湯哥兒那裏去了去不到半月十朝只恁的魚  
沉鴈杳

梁州第七把不定心喬意怯立不定肉顫身搖出門  
去沒一個人知道恰便似石沉大海鏡墜江濤知他  
在何方歸着甚處流落只爲他孤身去梗泛萍漂撇  
的俺三口兒夢斷魂勞帶云湯哥兒自從去了你呵

唱我是你堂上尊撇的來這般撇撇焦焦懷內子帶

云道俺爹爹這早晚不來家呵唱也這般煩惱煩惱

哎連你這嬌滴滴腳頭妻也這般灑灑瀟瀟我如今  
與他定約候興那厮若是尋來到帶云你若回來呵

唱我合道處再不道任憑他把銅斗兒家私使盡了

常言道口是心苗

侯興悲科上云我那湯哥也我那裏有這淚我只說湯哥死了那老的是氣性大的人氣殺那老的家緣過活都是我的定奴兒也是我老婆見科云老爹侯興來了也正末云侯興你來了您哥哥在那裏侯興云哥哥便來也正末云湯哥兒你怎不家裏來唱

四塊玉這厮便虛話多實心少說的我半晌家如同熱油澆帶云侯興你哥哥在那裏教他過來唱你有

和無打快疾忙道他可又不肯言不肯告則被你將人倏倖倒

侯興云老爹我說別說你休煩惱老爹使侯興飛馬趕去一趕就趕上了小哥那小哥見了我呵道侯興老爹着你趕我來我說是老爹着我趕你小哥回家去罷小哥說我四五日不曾吃飯那邊賣的油煤骨朶兒你買些來我吃我侯興買了五貫錢的油煤骨朶兒小哥一頓吃完就脹死了正末

云哎喲苦痛殺我也做氣倒科侯興云老爹甦醒

者正末醒起悲科唱

紅芍藥怎想他拋家失業被病纏縛只因他半世虛  
飄不爭你便奄然客死在荒郊却將俺斷送了根苗  
閃下你白頭爺死去了定奴兒痛哭號咷受春兒不  
住把魂招哎黑窣窣那一口涎潮

帶云湯哥兒那裏去了唱

菩薩梁州不由我不裁裁的身搖拂拂的心跳烘烘  
的氣倒悠悠的魄散魂消天那惡風兒吹折嫩枝條  
嚴霜偏打枯根草我別無人則把你個孩兒靠兒呵

你休做了貓兒向屋頭溺似你這血氣方剛怎便天  
倒教我衰老子爲兒穿孝

帶云定奴孩兒快設靈位香卓來唱

牧羊關我安了靈位排了果桌向大門外將紙錢忙  
燒一靈兒蕩蕩悠悠冥冥杳杳

帶云我那定奴兒呵

唱你現放着父死無人葬怎做得家富小兒嬌

悲科

哎可憐我孤影空相弔那裏也養小防備老

做燒紙起旋風科正末唱

梧桐樹教我戰篤速如發瘧汗淋漓似水澆見一個



旋風兒足律律將人繞莫不是作念的你湯哥鬧

侯興詐倒科作魂云我是湯哥來了也正末云你

來做甚麼侯興云老爹我不幸死了我囑付你的

言語你記者我有三件事遺留的話不要違我的

正末云孩兒可是那三件事侯興云頭一件事家

緣過活分與侯興一半正末云這是誰說來侯興

云是我湯哥說來正末云依的侯興云第二件事侯

興伏侍多年了與他一紙從良的文書正末云誰

說來侯興云是我湯哥說來正末云依的依的侯

興云第三件把定奴與侯興做老婆正末云是誰說來侯興云我說來做醒科云老爹我恰才怎生來正末云恰纔湯哥附着你來侯興悲科云我那有靈聖的哥哥不知說甚麼來正末云你哥哥分付三件事侯興云可是那三件事正末唱

隔尾要從良便寫約無差錯

侯興云我不要正末云

我道你是家生孩兒一定不要唱

他要家私停分有

丁梢

侯興云我也不要正末云哦你也不要侯興云

老爹這是兩件第三件怎麼說哩日兒云老爹你是

必休說正末唱

定奴兒與你爲妻你可是要也不要

侯興云這件我若不要害疔瘡正末唱

窅約想度把

我半世兒清名誤賺了

云老夫這一會身體有些不快定奴孩兒燒些湯

來我吃旦兒下科正末唱

牧羊關我腦袋似石頭墜身軀似繩索縛但行着不  
覺低高這的是些悶都在心頭氣刺着肋梢你喚醫  
人忙裹藥請大夫把病來調我澁的難行立轟的則  
待倒

云定奴孩兒拿些湯來我吃巨兒拿粥上正末接  
科侯興怒云我罵你老不才我的媳婦你如何捻  
他手做推正末倒科侯興云老婆收拾些家私錢  
物啗和你走了罷扯旦兒同下正末醒科云街坊  
救人咱侯興逼盜家私拐帶我媳婦兒走了料想  
湯哥也不會死我收拾些盤纏封鎖了門戶央街  
坊看一看我不問那裏好友尋着我那孩兒去來  
內云老的你四城門也不會出你可那裏尋他去  
正末云哥也你放心者唱

尾煞問甚麼家家門外長安道買賣歸來汗未消打聽的湯哥有些音耗那塢裏遇着那搭裏撞着我把那背義的奴胎不道的素放了下

音釋

樂音

揉與

顫音

落音

傲音

約音

澇音

撓同

戰

澇

驚

杏

杳

縛房

吡音

涎徐

溺泥

瘡音

杳

包切

逃

煎切

叫切

要

聲

錯音

窳音

度多

藥音

澁音

轟音

草

陰

勞切

耀

瑟

烘

塢音

着池

燒切

第三折

蘇文順引張千上詩云白髮刁騷兩鬢侵老來灰

盡少年心。雖然博得官兒做，爭奈家鄉沒信音。老夫蘇文順自離了羅李郎哥哥，早二十年光景也。從別後到于帝都闕下，謝聖恩可憐，累遷尚書左丞之職，求歸不允。因此二十多年不曾差人回去。討問我定奴兒消息，我想來羅李郎是我八拜交的哥哥，料他看承，就似他自家骨血一般。必然不至流落我兄弟。孟倉士做到禮部侍郎，也不放歸去。他也不會通一個家信。總是這主意。我如今奉聖人命，勅修相國寺，只等修造完備，御駕要來降。

香但老夫年紀高大無人伏侍張千你去街市上  
有賣的或兒或女買一個來與我喂眼二來與我  
執唾盂疾去早來張千云理會的小同下丑扮甲頭  
上云自家是軟修相國寺甲頭管着這做工的衆  
多夫役放他吃飯去了怎生不見做工衆夫役上  
磨磚科甲頭云怎麼則少湯哥在那裏淨字籃挑  
土筐上云做子弟的看樣也湯哥你不信好人言  
果有恁惶事我往常是怎生來唱

商調金菊香往常時秦樓謝館飲金卮柳陌花街

占表子爺娘道着風過耳烟花擔沉的來無似則  
被你壓殺我也那土筐兒

正末上云老夫羅李郎自離了陳州迤邐行來又  
早許多程途了也唱

商調集賢賓出陳州五里巴埃子無明夜到京師指  
東畫西去了義子走南料北不見孩兒也不索喚師  
婆擂鼓邀神請山人占卦揲著則我這眉尖悶鎖無  
鑰匙空教我抹淚揉眵只被他明明的搶了媳婦停  
停的要了家私



逍遙樂閃的我單身獨自又不敢對人聲揚只自己  
感嘆嗟咨潑性命似風裏游絲

帶云你若死呵

唱落

得一碗涼漿一陌紙街坊論說隣里計較弟兄笑耻

云來到這柳陰下暫歇一歇我一會家想起來我

那好聰明的兒也拆白道字頂針續麻無般不曉

無般不會唱

梧葉兒冬賞紅鑪閣閒吟白雪詩到春來賞紅杏染  
胭脂到夏把荷蓮採滿斟着金屈卮若到的暮秋時

帶云湯哥兒

唱再唱甚麼零落了梧桐葉兒

〔云〕天色晚了也須索進城去來唱

後庭花人都道你是教師人都道你是浪子上長街  
百十樣風流事到家中一千場五代史自尋思全不  
肯改志引興兒共保兒穿茶坊入酒肆把家財胡亂  
使占猱兒養弟子我良言須逆耳

雙鴈兒白頭翁先哭少年兒想天公也有私教老拙  
遭逢着這場事遠遠的不避辭特特的來到此

〔云〕我進得城來這是一個客店小二哥在那裏〔丑〕

扮店小二上〔云〕誰叫誰叫〔正末云〕小二哥我這包

裏寄一寄我就在這裏安歇天色還早哩那裏有甚麼游玩去處待我去閒走一走小二云有一座相國寺那裏好去游玩正末云小二哥照顧包裹我回來只在這裏宿歇小二云你行李在我家裏不妨事你自去我安排下茶飯等你正末唱

金菊香恰離了招商打火店門兒早來到物穰人稠  
土市子好門面好鋪席好庫司門畫雞兒行行買賣  
忒如斯

云來到這所在是好一座寺院也唱

么篇彩畫的紅近着白青間着紫無褒彈無破綻沒  
瑕疵托賴着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當今勅賜保護  
着玉葉共金枝

做見甲頭科問云這一火人都是爲甚麼來甲頭  
云這些都是犯罪該死的聖恩免死着在相國寺  
做工老的你問他怎麼正末云我待捨些飯與他  
每吃哥哥可是敢麼甲頭云那裏不是積福處則  
管捨不妨事正末見雜當云哥哥與你些碎銀子  
你蒸下多少飯我都要雜當云則有三扇饅頭正

末云少呵再來取正末散飯科唱

么篇見這遭囚夫役兩行兒我買了恰下甌的饅頭  
三扇子一人兩個休怨咨但願聖主寬慈須有恩赦  
到來時

云到這個哥哥跟前可無了等我再拿來時與你  
四箇休恠休恠淨云嗨你看我造物低剛分到我  
以前可無了正末辭甲頭下科云哥哥休恠我明  
日再來甲頭云老的生受了淨做認正末科云這  
老的莫不是我父親羅李郎怎麼到這裏是不是

我叫他一聲叫云羅李郎父親正末云誰叫老漢  
甲頭云並不曾有人叫你正末云是老漢年紀高  
大了則聽得有人叫羅李郎哥哥休怪老漢回去  
也淨云正是我的父親羅李郎我再叫他一聲羅  
李郎父親正末云誰叫老漢哩老漢陳州人氏則  
我便是羅李郎甲頭云不曾有人叫正末云不曾  
有人叫老漢回店中去也淨云正是我的父親再  
喚他一聲羅李郎父親正末唱

醋葫蘆不知是那個小廝一聲聲喚這老子和那熬

煎我的須索辨個雄雌

淨云是我叫你來

正末唱

這裏孜孜的端詳了多半時好和我那亡過的湯哥相似是神是鬼遠些兒

淨云父親我是人 正末云你道你是人我叫你三聲一聲高似一聲便是人一聲低似一聲便是鬼

淨云父親你叫 正末叫云湯哥兒 淨應云哦 正末再叫云湯哥兒 淨應云哦 正末又叫云湯哥兒 淨低應科 正末云有鬼也 唱

么篇兒呵我爲你多念些經剩烈些紙我不合一路

上作念你許多時離鄉背井將你來倂懃死須不干  
是你爹爹不是可憐殺孤魂無主遠鄉兒

淨云父親我不是鬼是人正末細認科云兒也你  
爲甚麼披枷帶鎖的淨云父親聽你孩兒慢慢說  
來當初一日父親着侯興尋將你兒來要打不曾  
打父親說道穀要自種兒要自養我問侯興道老  
爹說穀要自種兒要自養我敢不是老爹親兒麼  
侯興道小哥你可知不是他的親兒你父親現在  
京師做大官比似在此受氣你尋你父親去您孩



兒忿那一口氣出的城門衣服盤纏一些沒有恰  
待要回家來又不敢來正煩惱間侯興趕上我道  
侯興父親使你來趕我我回去罷侯興道你往那  
裏去你剗地不知道哩老爹在官府告下狀來說  
你拐帶金銀財物使人捉拿你哩我便道似此怎  
生是好侯興便與了我兩錠銀子做盤纏誰想是  
假銀子把我拿到官司三推六問吊拷紉扒打的  
孩兒招了本該死罪謝得天恩大赦免死發在這  
相國寺做工父親你救孩兒咱正末云侯興回來

說你死了又拿回一個骨殖匣子寄在人家因我  
有病把定奴母子拐的走了我因此纔來尋你唱  
么篇那厮却有一二咱家無三思將那謊局段則向  
俺跟前使那厮正是咬人狗兒不露齒其餘都不是  
那匣子裏却是誰的骨殖兒

淨云父親你只是搭救你兒咱正末云兒也我捨  
了半個家當好歹搭救你你這般受苦日下怎生  
得個自在淨云父親我得做個甲頭便得自在正  
末云你便怎生得做甲頭淨云父親你與他些錢

物買這甲頭與孩兒做您孩兒便得自在正末見

甲頭云哥哥這個是我的孩兒我與你些錢物把

這甲頭賣與我孩兒做罷甲頭云這裏街上沒有

賣甲頭的罷也只要銀子你有十兩銀子與我我

就今日賣與湯哥做了甲頭我替他當夫役淨做

甲頭科云衆夫役快做工正末云孩兒你放心我

好友救你但只要拿住侯與這賊奴方得稱心也

唱

浪裏來煞我捨着金鐘撞破盆好鞋踏臭屎但得個

軸頭兒也有抹着時我拚的擲皇城擲怨鼓插狀子  
怕甚麼金瓜武士我和那潑奴胎情願打官司像下

音釋

孟音

迤音

運音

揆音

樸音

蓄音

鑰音

駭抽

彘音

後

甌音

儻

藥

支切

撓

包

去聲

山切

### 第四折

蘇文順引張千俵兒上云自家蘇文順前日教張

千買了個小廝執着銀唾盂還不勾一兩日他將

唾盂兒不見了必然遮盜與他大的拿去張千把

這小厮甲將起來張千吊俵科淨上云自從做了

甲頭好生自在我前後游玩一回來到這門首陳

云兀的不是俺爹爹淨驚看科云受春兒也你怎

生在這裏陳云侯興拐出我來買與這老爹家蘇

文順云張千拿過那厮來張千拿淨跪科蘇文順

云你是甚麼人我吊的小厮千你甚事淨云這個

小的是我的孩兒蘇文順云是了這唾盂是這小

厮遞盜與他了把這厮也吊起來吊淨科淨云悔

正是官高必焯天那教誰人救也正末上云誰

想這裏得見我孩兒我好友救他去來唱

雙調新水令爲湯哥哭的我眼睛昏教我在他鄉有  
家難奔花發時起恠風月圓後長浮雲但有個兒孫  
誰待受這愁困

步步嬌想着我前世裏原無兒孫分遭逢着寡宿孤  
辰運我全然不受貧想着那輦車後拖麻的是誰家  
胤我死後誰與我上新墳這煩惱何時盡

沉醉東風我與你送茶飯廚中有人他把我廝禁持  
眼裏無珍我心慈他心狠全無些父子情分則願得

鏡鎖沉枷早離身我落一覺安眠睡穩

胡十八恰過了六市來到三門揉開我這汪淚眼打  
拍我這老精神想着他行行不住叫聲頻莫不是他  
錯認到今日忘魂不由我嗔忿忿不由我怒氣氣

〔來云〕那來的不是我羅李郎爺爺待我叫他一聲  
羅李郎爺爺你救我咱〔正末云〕好奇怪怎麼又有

人叫我〔唱〕

川撥棹誰家的小魔軍兩三番迤逗人我這裏扭項  
回身吃我會搶問你暢好是不知個高低遠近向前

來審問的真

休云羅李郎爺爺你救我咱 正末唱

七弟兄我只道是甚人原來是受春你爲何因因甚  
的違條犯法遭推問見他撲簌簌眼裏搵啼痕教我  
滴屑屑手脚難停穩

搗練子兀的不驚了七魄詭了三魂

淨云老爹快來

救我 正末云怎麼又是一個叫我 科唱

我則見湯

哥兒吊得不沾塵告哥哥說個緣因怎生的惹禍根

張千云這老子他是你甚麼親眷老無知這裏是



羅李師

雜劇

三

甚麼所在(正末唱)

梅花酒這哥哥恁地狠沒些兒淹潤一刻地沙村倒  
把人尋趁(張千云)我打你這個老弟子孩兒(做打科)

(正末唱)軟肋上粗棍子搯面皮上大拳墩(張千云)兀

那老的你和他甚麼親他是你甚麼人(正末唱)又不

是世故人他是我小兒孫(張千云)你可是他甚麼人

(正末唱)我須是他老家尊

(張千云)兀來你們一家兒都在這裏(正末唱)

收江南哥也更怕我不因親者強來親單饒了他兩

個與些金銀

張千云我不敢要銀子你自家告相公

去正末唱

哥哥是心直口快射糧軍哥哥是好人我

這裏低腰曲脊進衙門

正末見官科唱

乾荷葉老漢是愚民特地來訴詞因

蘇文順云那老

的那裏人氏正末云我聽這官人聲氣也是我陳州

人唱

我可便家住陳州郡總饒你滿園春萬花新

爭如得見當鄉人

正末做認科蘇文順云你敢認的

我麼正末唱

你暢好是安樂也蘇文順

羅李郎

雜劇

五

蘇文順云那壁敢是羅李郎哥哥麼哥哥你在那裏來相見科正末云門外有個親眷在那裏吊着哩蘇文順云張千將那吊着的人與我放下來正末云兄弟我自己解去做解科云這壁有個親眷你進去拜他去淨云老爹我那得親眷來正末唱沽美酒拜了呵再不着榆木枷壓項筋粗鐵鎖束腰身穩情取白馬紅纓彩色新將你那破衣服重加整頓施禮數敘寒溫

正末引淨入拜科蘇文順云這拜的是誰正末唱

太平令拜的你不須審問

蘇文順云哥哥他是誰正

末唱

他便是定奴的女婿郎君您去了二十載不通

音信十八上纔成秦晉

蘇文順云哥哥你怎生匹配

他兩個來正末唱

我也曾勘婚過門便就親結果了

他夫妻和順

淨云老爹我拜的是誰正末云是你丈人淨云是

我丈人我恰纔在他門前作贅來孟倉士上云小

官孟倉士是也奉聖人的命着小官代來降香早

到這相國寺前了左右接了馬者見蘇文順科云

哥哥連日少會蘇文順云兄弟這裏有個大恩人

你相見咱見正末科正末云原來是兄弟孟倉士

蘇文順云門首怎生喧鬧張千云拿住一個偷馬

的賊連銀唾盂也追出來了蘇文順云與我拿過

來者見科正末云兀的不是侯興這個不是定奴

孩兒蘇文順見定奴孟見淨各悲科正末云兄弟

且休煩惱唱

川撥禪那的是痛歡欣去時節曾議論你兩個苦志  
修文溫故知新這的是顯耀男兒氣分只願你早成

名天下聞

云受春孩兒過來見你老爺子孟倉士云這小的是誰正末唱

亂柳葉這孩兒是你的親孫這官人是你的家尊哎  
你個定奴兒快疾將你爺來認早是我希威胡都喜  
則管裏迷丟答都問我須是匹配你的大媒人

淨云今日俺親爺見親兒親兒見親爺怎不歡喜  
老爹你過來干你甚事正末科且兒云今日親  
爺見親女親女見親爺怎不歡喜老爹你過來干

你甚事推正未做悲科唱

水仙子我好生的和勤到半時辰親的原來則是親  
親兒親女把親爺認中間裏干閃下老業人我死後  
做了個無主孤魂他雖是生身父我也有養育恩二  
十年枉受辛勤

蘇文順云兄弟羅李郎哥哥有大恩於咱他年老  
無兒咱兩家奉養到老候興送法司問罪天下喜  
事無過父子團圓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筵席正未  
云我此一來呵唱

收尾到長安受盡多勞頓也則爲故人義分你兩個  
養兒女的都到了家可惜我趕侯興的乾折了本

音釋

舉音

胤音

覺音

盪於

逗音

糊聲

去聲

綴音

颯音

題目

莽湯哥嶺釘遠鄉牌

正名

羅李郎大開相國寺

羅李郎大開相國寺雜劇終